

本乡有案

B E N X I A N G Y O U A N

本书精选作者

的九部中篇。

小说所呈现的

人物、故事、

彭瑞高中篇小说精选

环境、矛盾冲突等，

具有令人心动

的阳刚之美，

场面鲜明生动，

颇具吸引力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乡有案

彭瑞高中篇小说精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修晓林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本乡有案

——彭瑞高中篇小说精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278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7-5321-1493-7/I·1181 定价：16.50元

目 录

河东老宅	1
牛 舌	64
祸 水	116
躁动时节	190
出 笼	228
夜 祭	269
蟹 缘	305
最后的女地主	336
本乡有案	424

河 东 老 宅

—

黄浦百里长，两岸村落的格局，大致都是差不多的。远远望，白墙青瓦、绿树掩映，淡淡雾气里，玲珑得好看；近一点，听得见狗叫，看得见羊在沟边吃草，稻麦绕着村子长，颜色绿得爽心；再近些，可以嗅出哪家烟囱烧的是稻草，哪家烟囱烧的是花秸，那烟气，只是叫人要醉；入了村，鸡雏在草堆里出没，老人在廊沿下晒太阳，用昏花老眼看你，一派温和气象。这景观，无论从三林到塘湾，从荷巷桥到米市渡，又无论村庄大小、居民贫富，随处都不难看到。

田塘，便是这百千村落中的一个。

然而，人说得好：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。黄浦江边的那些村子，大致相同，细看却各有短长。田塘村子特别大，户数在百廿之上；南北向的野奴泾，一头入黄浦，一头流过田塘，把村庄一划为二，逶迤北去，不知所终；镇上通来的

官路，东西向穿过村子，再把田塘一划为二：田塘的“田”字，出处便在这里。官路和野奴泾相交，有桥一座，是三排石条并铺而成的，宽不足一丈，名叫“盘龙桥”。这桥，样式简朴，桥面被万千人踏得圆光，栏杆也没有一根，城里小姑娘走过，总要叫人搀了走。但桥身上的阴文，古成了绿黑色，分明告诉路人，这石桥，百多年风雨都过来了。——这一些，又都是其他村子不备的。

野奴泾为界，田塘分成了河东河西两部分。河东人口少，多半是好人出身；而河西，大多是贫下中农。一座盘龙桥，通了河东河西的土地，通不了河东河西的人心。百世以来，都这样说，也不去辨它的真伪了。

三十年一晃过去，要说田塘有些变化，那几乎全在河西。当家了，无人束缚手脚，为此身心都松快得要飞起。河西的楼房，笋似地矗起来，两上两下、三上三下，一幢比一幢讲究。人呢，都外出做轻生活去，跑得差不多了。而河东，少的壮了，壮的老了，老的却迟迟不死去，还是这些人，日日忙全村的作物，吃工分饭，三十年一贯制。最糟糕的是房子。河东众人，住的只是几幢老宅，老得翘起的檐角都断了，风吹日晒，瓦片薄了、碎了，仍丝毫没有要翻造的意思。就近走过，看那墙上粉灰剥落，砖面泄出一层层狗矢硝，龛龛的屋顶上，参差长出瓦楞草。老宅，终日散发出一种气息，潮湿、腐败。看样子，它们将无声地烂去或坍塌。对此，河西的人深信不疑，就是河东众人，也从没有过什么怀疑。

可谁又想得到，河东一时出了个人物，竟使田塘百廿户人家，对河东老宅刮目相看。

二

尤家百涛今天走在盘龙桥上，脚下格外轻快，看得也格外高远。

他以前走这座桥，心境总归压抑。这桥就是他家祖宗积德造的。他已在这桥上往返踏了三十七八年。老辈的荣耀，他不曾见得；但前世作下的孽，他倒一一领受了。多少年，一步一低头，步步看颜色；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无数的事刻骨铭心，也不去细说了。

那天，父亲一早便等在天井里。他也起了个大早，到天井去刷牙。踏出门槛，一眼看见父亲立在天井里，笔一样直，盯着面前一部小机器。那目光，不知怎么，竟有些恶狠狠的。

机器是前些天百涛托人在上海买的，修鞋子用的缝纫机。虽是再低档不过的货色，看上去灰扑扑的，但在这老宅的天井里，衬着暗旧的廊沿石和生满绿苔的砖地，仍显出了某种优越。它几乎没有镀铬的部件，但在百涛父亲尤天仲眼里，仍然不失为世界上一件最光亮的东西。

“早点吃早饭，早点上镇去！”父亲见百涛出来，目光斜了一下，用命令的口吻说。

“晓得了。”百涛说着，皱一皱眉，自顾低下头，一耸一耸地刷牙齿。

他不想多看父亲，说不上是由于讨厌，还是鄙视。这几年，父亲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凶起来，在屋外，说话也朗声朗气。他的背不再佝偻；一双眼睛无论看人、看物，都莫名其妙的不怀好意。那些年，他不敢这样子的。那时他屋里屋外，都屏声静气。虽有点可怜兮兮，但百涛觉得，那也要比现在好些。又没得什么大本事，现在这样狠，算什么呢？

“早点上镇，也好早点占个好地盘！”父亲又大声说。

百涛刷着牙，心里不耐烦，吐牙膏沫的声响，加倍于往常。他又胡乱揩一把脸，朝喉咙里胡乱倒两碗粥，才走出天井。

父亲依然笔直立着，手在胸前抄起，眼睛也依然朝机器盯。那目光，专注得像要从机器的每一个洞眼和关关节节里，看出什么妖魔来。

“照会不要忘记！”

“早放好了！”

这照会，早用塑料纸护好，灰吹不进，水泼不进。这是百涛前些日子跑乡里工商所弄到的。乡下现在领这个照会的人，已很多了。烧几包好烟就可得手，难度不很高。百涛把办证这件事，看成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，心里激动得发烫。父亲尤天仲，更是坐立不安，惟恐办不成，

还要给乡里干部臭骂，“河东老宅里的贼，也要趁着大势捏鼻头做梦。”话都是现成的，说起来就是，你又还不得口。羊肉没吃到，惹一身骚臭，不冤么？照会拿回家的那天，父亲连叫“有望！有望！”捧在手里，横看竖看，研究了半天。

百涛从墙角拿起一根坚树扁担，一头穿机器，一头穿箩筐。绳子是隔夜就缚好的。箩筐里，是零星皮料、钉子盘、铁砧、刀、磨砖、镢头之类，还有两只小矮凳。他举头看一看，目光飞过屋脊，扫一扫青天，想想没有忘记什么，便蹲下身体，上肩。这时天仲在一边，清清楚楚听到，儿子粗大的关节里，发出两下闷闷的响声。

儿子一贯做田活，挑惯了一二百斤重的担子，今天挑这小机器和竹箩筐，真是忒嫌轻了。他走到墙门间，脚步仍把天井震得一动一动；继而走出老宅，身影渐远渐小。而父亲却觉得，儿子今天才显出了男子相，从未有过的有力和高大壮实。

百涛上了官路，天仲也走到墙门间，朝盘龙桥看、朝河西看。他的眼眶一时紧缩起来，于是目光更急、更远、更凶。他巴望百涛走过河西时，河西家家都有人探出头来看，最好轰动一时，也让他们知道，河东老宅的人，不是永远当缩头乌龟的。却未料到，百涛一路上都未碰到人，静静的就出了田塘。天仲望到眼痠，终于啐了一口，毒毒地骂一句：“出鬼！”

路上的百涛,出得田塘,心情却归安宁。他对于今天的生意,本不看得很重。这种小手艺,成得了什么气候!他看得远。第一天出去,纯粹投石问路、试试运道而已。一部小机器,敲门砖罢了。为此他昨夜就想好,要早早出村,不让乡邻们看到,自己竟是挑着这么一副担子。

一晃廿年了,挑的是粪,挑的是水,担的是菜,挑的是柴。虽也都是下贱东西,但在乡间,这类东西挑在肩上,毕竟属本份,无可非议。而身前身后晃荡这样一担物事,农不农,工不工,小贩又不像小贩,纯属不伦不类了。虽说田塘百户内,务农经商、弃农经商的,早不在少数;有照会、无照会的,也都不在意。但百涛不屑跟人家比。凭心而言,百涛并不把他们看在眼里。脑子都空心南瓜一样,什么货色也没有的,空凭了三十年世风偏向,拆天拆地,才抖尽了威风。他早断言,若有同一根起跑线,他尤百涛可以超出他们十倍廿倍。就是现在这样一穷二白,只要时世不再缚手脚,他仍可把他们比下去。

尤百涛平时闷声不响,其实,却是个十分自信的人物。那些日子,即使天天是两脚踏牛粪,他也不曾忘记,自己是六七届高中生,老牌货的。十一年寒窗,读得头黑,回到乡下,又受了那么些煎熬,年年是不堪回首。这一切,像古人修炼,在百般困苦中,渐渐得了道行。田塘几百个人,谁晓得百涛心里,憋着的是一股多大的心劲!

百涛一路疾走,因担子忒轻,飘飘然的,几乎想不到去

换肩。到镇上，早市还没有散。不过乡下人筐里的菜鲜，却都快见底了，正削了价穷叫；一边几个心定的汉子，蘸着口水，当众数着一把一把的钞票；也有的做完了早市，侧着身子走出街面，踏上脚踏车，急匆匆回去。烟气笼罩的镇上，贩鱼的，杀蛇的，斩肉的，卖鸡的，正大把大把进钱，一个个眼睛野狗般红，还在精力充沛地大声招徕、应酬，嘴角泄出眼屎样的东西，丝毫没有收摊的意思。而那些卖南北干货的，摆小书摊的，裁衣裳的，贩草药的，挖鸡眼的……则刚刚睡醒一样，懒懒地摆着场子。百涛虽是第一次以摊主身份进集市，但也已知道，那些老户头不是好惹的，乡下的牛，最老实巴脚的，也要欺生呢，镇上的生意人，都是骨头里精出虫来的，七撬八裂，你盯着我的口袋，我盯着你的钱包，眼睛都饿得野猫似的，会不欺生么？因此，他拣了一个不碍人手脚的角落，把担子放下，又把那张塑料纸护好的照会，斜斜靠在箩筐壁上，面朝外，然后，取出小矮凳坐下摆场子。看上去手脚缓缓的，心很定；实质上，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心弦绷得紧紧的。

百涛右侧的摊头，是卖百货的。从小人的水枪，到老人的手杖；从男人的打火机，到女人的绒线针，全卖。摊主是个半老头子，穿着倒不土气。见百涛摊开场子，便朝他笑着点头，竟是一脸的和善相。

“小师傅面孔倒蛮陌生的。”他说着，脸上依然笑。

“是的，我今天第一遭来。新开豆腐店，还望师傅多照

应。”尤百涛说。

“我姓章，做点百货小生意，人都叫我百货老章。你就修鞋子，不接货定做么？”

“章师傅，鞋子做得来的，只嫌在屋里忒闷气。在镇上修修鞋子，顺便弄弄皮带、拉链，图个热闹罢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个聪明人，多面手。”

“章师傅过奖了。”

“你看我脚上这双鞋子，可以弄一弄么？”

百货老章笑意凝固在半边脸上，把脚跷起来，动动脚趾，一只旧得脱了皮色的人造革凉鞋，就在半空中轻轻晃荡了两下。

“底倒还是蛮好的。”百涛说。

“正宗喜喜底！就此丢了，太可惜！”

“脱下来，我来弄一弄。”

“好弄么？那真要谢你了。”

这是百涛接手的第一桩生意。虽然明知无利，但他还是做得十分顶真。鞋线烂了，鞋帮即将脱下来，割一割，穿线补一补，手续并不烦难。这类修补，百涛在没有买机器之前，就已驾轻就熟。当初在学校读书时，他就为住宿生补过许多鞋子。住宿的同学中，有的会剃头，有的会修车，还有的会来两下按摩。但像百涛这样，没事时就往宿舍里一坐，把一块破布头朝膝盖上一铺，一本正经剪料、穿线、补鞋子的，在这学校里，却是前无古人，也后无来者的。看他这副

样子，神仙也不会想到他是个地主的儿子。以至后来他的补鞋功夫给校足球队的一个同学晓得了，介绍来一批批生意，害他贴上线料、赔上工夫不算，还常常兜不过来，老受人家催。说起来，这种无利生意，于他也是历史悠久了。倒也好，由此，一套补鞋功夫日趋精熟；这样的手艺，强盗也夺不去的。这些年，他又为家里人补鞋，为乡邻补鞋，一套手艺，最终没有荒废。而用机器补鞋，则是他个把礼拜前才弄熟的。比之原有的那套手工生活来，百涛觉得，这机器补，是忒便当了。

这时，百涛也有心在百货老章面前露一手。因此，手脚格外的灵快。他把凉鞋修好，又用垫膝的旧布中揩去泥尘，套在百货老章那只跷起的脚上，一时间，那鞋竟陡增了几分颜色。

“快手，你真是快手！”百货老章一边看鞋，一边摸皮夹，说，“要几只角子？”

百涛一笑，说：“你也真跟我开玩笑。都是出门在外混一口饭吃的人，还提这个！”

百货老章也笑了，甩一甩头，放回皮夹，说：“也是道理。今天认得了，朝后就是朋友。你新开豆腐店，百事不熟。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话，我们一道相帮。”

百涛自然点头、称谢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在镇上设一个修鞋摊，也算是尤百涛和老父亲调查研究，吃准了门道。这小镇，巫医百工，门类差不多了，独缺个

修鞋的。镇上原来有个居民服务站，添过一部机器，煞有介事地为居民补鞋，价钱不便宜不去说，还拖时间。明明立等可取的事情，偏偏拿架子，放你个十天半个月，等得人心里发毛。那修鞋的是个女师傅，鞋气味熏躁了心，碰碰跟人吵架，一跳三尺高。跟她打交道，催又催不得，骂更骂不得，譬如豆腐落在灰堆里，叫人无可奈何。前两年刮风，城里乡里，到处搞第三产业。居委搞了几十年第三产业，仍热衷于第三产业：拆了服务站，买双人床，办旅馆。那修鞋的女师傅，自然也转了业，到旅馆当服务员，天天铺床叠被，仍然三天两头与人吵架，比之修鞋那时，待人愈恶了。

因此，百涛的修鞋摊，在镇上算得是拾遗补缺、投人所好，受到了众人的欢迎。小镇上头，消息传得飞快，不半天，各家都晓得了。众人路过，有的当场脱鞋就修；有的待午间吃饭时，拎出几双鞋子丢在百涛处，下班时再取。总之，小师傅面相老实，待人随和，价钱也好说，众人都信得过。一时，各式鞋子递过来，尽管蜡线抽得滋滋响，机器摇个不停，百涛仍然做不退。汗水从额头流到嘴角，舔一舔，咸涩涩的；心里却实实在在感到，离了田塘，离了河东老宅，能在镇上一把把地赚钞票，终究甘在其中。

新起的凉棚下，吹不到田里人承受的各路野风，也看不到满天里云彩移走；闷头做生活，不晓得时辰怎么过去。晚市正热闹，百涛已觉得有点疲乏了。手痠倒不必说，最讨厌的是腰硬，还有脚麻。百货老章几次对他说：起来走走，来

日方长，不要做得太苦。百涛想想已对那些顾客许下的承诺，说是下班之后来取走的，新开张，最要紧是站住脚根；站住脚根，最要紧又是取信于人。于是一笑，依然低头忙。浑身的关节，木乎乎的痠痛，与田里做生活别是一番滋味。只是忙碌中，用眼角的余光，时时瞟到那只破拎包里，已积起松松近半包的角票，还有少数壹元券、贰元券，绿绿蓝蓝红红，色相虽然污糟些，望上去，却是十分的悦目。

百涛记忆中，手头不曾有过这么多票子。赚钱竟是这么容易，这么快，无论如何，他没有料到。过去在田里做，一年四季，忙得苦死：烈日下，汗水渍得人眼睛痛；寒风吹来，血管也结冰，每走一步，脚趾头都发麻。面皮是早已风干，又黑又皱；一脸老相，人家总以为有四十多岁。这且不去说，当农民的，这些自属本份。最恨的是，常常顶着地主子弟恶名，跟父亲一道，忍着耻辱，白做。三百六十天，天天要出门去。到头来，会计那里领百把元钱，就算是父子俩一年的分红了。牛马的工价也不止值这点啊。现在，只一天工夫，拎包里就积起了这么些票子，顶得上他们父子多少天的黑汗！人世间的的天不公，一句话：赚钱的不吃力，吃力的不赚钱！

没有钱的苦日，给百涛留下的惨痛，实在是深入肌骨。远的，百涛不记得了。只听父亲说，他上面还有个阿哥，叫百江，因为家里无钱养，早忍痛给了一家城里人，做过房儿子，屈指算算，也毛四十岁了。近年才有信寄到乡下来，说

说城里事，偶尔也叙点亲情。近的，百涛最记得的是两件。第一是老宅屋上的瓦，早烂了，落大雨就要漏。上屋拾过几回，总拾不好，反踏得更碎，漏处更多。每年一入春，父亲总嘀咕要买几千张瓦片修屋顶，然而，又总是无钱，不得实施，年年放空。逢雨落之夜，百涛和父亲就要在老地方按老规矩放好钵头面盆，然后隔床醒着，听各处漏雨的叮咚声。父亲是咬牙切齿地骂，每一句都咒得死人，毒得不能再毒。而百涛，往往沉默，偶尔也对父亲的一两句咒语，淡然一笑。他早背得出杜工部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又谁知一千多年后，一个地主之家，倒会是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！”这样的长夜，这样的困苦，最是修炼的好火。父亲的咒骂，在他眼里，终是一钱不值。第二件，百涛年过三十，却仍是茕茕孑立。有好心人给他说过几个外村女子，都是先一听成份，又实地一看河东老宅，便各各回绝，十分的爽气。有一个姓施的女子，倒不嫌百涛这样那样，介绍不几天，便破了常例，跟着介绍人，到河东老宅来。这女子，岁数适中，长短也还相配，只是百涛看了一惊：她那双眼睛，眼白竟有些发绿。这绿的眼睛，算什么意思呢？百涛说不清。他只隐约记得，哪本书说过，狼的眼睛才是绿莹莹的。于是他本能地觉着，这女子大概有什么不吉利。果不其然，个把月之后，传来消息，姓施的女子死了，说是因肝病去的。百涛闻讯，先是一震。夜里竟做了一只梦，梦见自己被一个女人剖了肚皮，肝挖出来，用滚开水烫了，切片，又招来几个汉子，

倒一碟子酱油，蘸来吃。醒过来，摸摸腹部，完好无损，只嘴巴干得起火，像吞了一嘴石灰。后半夜再睡不着。平明时分，忽然悟出：世人的居心，其实是很险恶的。欺他成份高，又无钱，竟刻意支一个病人来糟踏他。用心之毒，毒入骨里。亏他不是个急于求成的人。换别人，早撞上了丧门星。这事情发生之后，百涛更是把世界看得坏透。从心底觉得，做人学问实在深得很，靠过去读的十来年书去对付，差远了。因此，对象的事，又荡空了几年。后又有一个姓唐的女子，人样各方面都生得蛮好，仅是眼皮有些吊，粗看看不出，无妨大局的，被介绍来与百涛认得。唐家本身成份也不低，听了百涛出身和文化程度，又看了尤家老宅，并无不悦之色，随之往来起来。这唐家女子，其实心里也是很深的。她先头以为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尤家既是地主，屋里多少有点家底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说不定房前屋后，藏着的老货，也抵得那些新发户。殊不料后来，几次目睹百涛上门来的那副穷相，又细细问透了，尤家解放初评地主时，家道就已败落；几次抄家，像挖马王堆似的，掘地三尺，更被劫得精光，遂冷了芳心，彻底和河东老宅断交。百涛晓得了其中缘故，只淡然一笑，并不勉强。心里却想：这种小家败气的货色，眼光只看鼻尖，铜钱眼里翻跟斗，会有什么大出息；就此去了，岂不更清爽。于是，更加心定，像是准备独身到底了。

从今以后，钱果然要多起来了！这运道，果然要翻转